





馬戲班

張子三著

上海

朝陽社出版

1929

一九二九年八月一日付印

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日出版

1—2500册

本書實價大洋六角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目 錄

目 錄

自 序.....	1—11
第 一 章 格林河岸.....	13—26
第 二 章 發興鞋店.....	27—40
第 三 章 樹膠林.....	41—55
第 四 章 馬戲場.....	56—69
第 五 章 國民俱樂部.....	70—85
第 六 章 總商會.....	86—99
第 七 章 廣告汽車.....	100—114
第 八 章 菊花涼茶.....	115—127
第 九 章 椰梢的明月.....	128—142
第 十 章 驟雨.....	143—157
第十一章 手電筒.....	158—176
第十二章 出口輪船.....	177—192

自序

上

自從前年的年底寫了一部不像東西的文藝論文，叫做明日的文學的那一本冊子以後，一直到了現在，因為生活的不大安定，環境的時常轉變，簡直寫不出什麼文章。

關於我自己，我自己所知道的，當然是比別人知道得多。我的家庭，是早就破了產的，具備着十足的普羅列搭利亞的經濟條件的，但我的父親，我的祖父，却死命的保持他封建社會的清高的思想，

卑棄甚至咒罵那些因了外來的資本主義的侵入而改變了處世的態度，忘記了羞恥，忘記了人格，不住的在銅錢孔轉斛斗，向金錢摩拜的人物。一直到了現在，他們的處世哲學還是與幾十年以前一樣，沒有改變。便是這個樣子，原因是我是這樣的家庭裏的一員，是從這樣的家庭空氣間長大的；——雖然近十來年來，是時常一年到頭的飄流在外面，但無論如何，我自己知道，我的家庭是給予我以很大的影響。

到了讀書的時候，我的學校教育雖然是僅僅受到中學畢業為止，但我從學校出來踏入社會以後，一直到了最近的幾年，所受到的一切的教育與思想，都是帶着從中國的封建社會的破產轉向外來的新興的資本主義的道路的必然的特徵的。我在社會上混了幾年，僅僅是感到了新興的外來的資本主義勢力之偉大，到處看見了金錢的威風與金錢的神通；因此，我又養成了兩種心理，一種

是對資本主義的崇拜，一種是對資本主義的厭惡，——而我的厭惡資本主義的出發，雖然有九成原因，受了我家庭的父親與祖父的處世態度的影響，但直截的說一句，還是因為我自己不能得巨大的資本，來任自己享樂，任自己施威，過着奢侈的，滅絕人性，在他人的血汗中沐浴，在他人的頭上建築幸福的生活的緣故。

最近以來，中國革命的情勢，自然是給予一個很大的映象，但我從崇拜資本主義到反對父祖們的封建思想，再從崇拜資本主義到了注意資本主義，深澈的了解他的必然的必至崩潰的情形時，也是使我深深反對，堅決的放棄了舊日的思想的大原因。

因為這個樣子，我自己知道在創作上沒有任何能力表白，我就開始寫我那本幼稚的明日的文學。這自然是不用諱言的，因為我的人微言輕之故，那本小冊子出版之後，却一點也沒有什麼或引

起誰的注意。只是當出版了以後沒有幾時，在我所認為關於普羅列搭利亞文學的問題已經在那本小冊子裏解決了或者討論過了，在中國的文壇上，却是旗鼓相當的，抓到一個小得十分微細的問題，相互的譏刺，相互的辯論起來。

到了現在，因為文學界的努力創作與努力介紹努力批判，普羅列搭利亞文學的成立，似乎是可以無疑的了；曾幾何時，僅僅不到一年功夫，那些從前怵怵覷覷譏刺普羅列搭利亞文學反對普羅列搭利亞文學的人們，也只好暫時靜默下來平心的看看你們的東西。不幸我在明日的文學那本小冊子中所說革命文學不久必將如國內的政治革命一樣的發生分化的說話，到了如今，事實把在前面證明，已經被我猜中，真是無可如何？現在，我們知道，普羅列搭利亞文學的能夠成立與否，是已經不成問題了的。現在的時候，是創作的時候，是討論如何建設普羅列搭利亞文學的理論的時候。

對於我自己，我自從寫成明日的文學那本小冊子的時候，便有一個心思，想依着自己在明日的文學中所說的見地，以覺醒普羅列塔利亞的意德沃羅基爲中心，寫一篇東西，但是，一直到了現在，我還是寫不出來。有幾個朋友，不知是說客氣話，還是實在的情形，我可不能知道，他們告訴我說，我看了你的明日的文學以後，簡直是不敢寫，寫不出文章；我覺得在墮在大海中一樣，抓不到什麼憑藉。實在，便是我自己，我的確也曾經感到這種心情；所以我在明日的文學的那篇自序中，便說我之所以寫這本書，是因爲我自己不能寫出真正的普羅列塔利亞文學來的懺悔。但是，所謂懺悔，畢竟是推托的名詞，有什麼用處呢！

至於問到我自己爲什麼僅能寫出像明日的文學的論文，而却不能寫出一部幼稚的近於（算說真正）普羅列塔利亞文學的創作來呢，那便是因爲我上面所說的無形間受了家庭的學校的與已往的

社會的教育的影響之故；明確的說，我是深深的有了小資脾氣的人。而剋制種這小資脾氣，作論文又比寫創作容易剋制。人類的思想，我想很可以用女子的包小腳來做比喻，先天的受了封建思想的洗禮，中間又受了資本社會的熏陶，那正如女人一樣的既然包小了小腳，又不准走出閨房或繡閣之外；——便是這樣的經過了幾十年的長久的時日，到了中年的時候，忽然深深的知道，從心底裏覺悟，說包小腳是不行的，須得極端解放；但是你在這個時候解放了的，究竟能否如天足一樣的行路敏捷呢，究竟能否如天足一般天然的成長呢？那是中國的由十幾歲到二十歲三十歲以外的，因為趨時而放了從前包小的小腳的模型，我們不難到處的看得明白的。不幸得很，所謂思想，也便完全合上了這個模型。這種證例，在中國的現代的文壇上，是很容易找得出來的。而且中國現代的文壇上的譏諷與爭辯，也便是這種地方產生了出來。說句笑話，我家

裏的黃面婆娘便是嫁到我家裏以後，才放開了小腳的一個，但她的腳，却在背上駝了一個腳駝，永久都是放不直了的。她在同她的母親一同走路時，她便時常譏刺她的母親不時髦，走路太慢；但她回頭同我的妹妹一同走路時，她又譏刺她不像女人，走路太快了。如果我的話，不說得太得罪了當今的文壇上的先輩的話，他們的譏刺這個，譏刺那個，真像我的黃面的婆娘，因為她自己覺得既不是不時髦，又像個女人。

但是，我自己這個駝腳婆娘，也盡量地想學一學的天足；至於學得像學不像，自然還是一個問題，不過如今總算有這樣的一點小小的成績了。

下

這一本馬戲班，我是到南洋後的十個月才動手寫起的，寫成之後，差不多恰恰是我到南洋的週年紀念。具體的說，便是說我到了南洋以後，在這裏觀察了十個月，才抓到這樣一個不緊要的題目，

很有野心的；想以普羅列塔利亞的意德沃羅基做出發點，去分析整個的南洋的社會，而指示出他們的，那殖民地民族的出路。至於我的計劃，我的企圖之成功與失敗那便不是我自己所知道的了。

我知道，我這本馬戲班，內中插敘的地方恐怕太多了，失了小說的事序進行的體系，使人會覺得不像是篇小說。但是，我是沒有法子，我的目的是想分析整個的包含各階級的南洋社會，我倘使不用插敘，我便沒有方法來運用這些材料。

我知道，這本馬戲班裏面的作者主觀的色彩太濃厚了，——那就是說，在這本東西的裏面，時時可以看見作者如說教一般的，扳起面孔，搬運社會學的述語，而且在勉強的給他下解釋。因為到了現在，據普通一般人的見解，文學的作者的任務，是把所要說，所要表現的意思，寄寓在作品的故事裏面，讓讀者自己去理會的；暗示已經是多餘的了，何況是明確的解釋。誠然，好的作品是祇看見

作品中故事的演進，而作者的主觀的思想，已在不言中顯現在故事的裏面的。而且小說的本質，根本就是紀事。不過，我却要說，作小說的作者對於作品的態度，一向是分爲兩種的，那便是所謂理想與寫實，浪漫與自然；寫實主義與自然主義的手法，固然是純客觀的，但所謂理想主義與浪漫主義，（無論新舊），却總可以在作品中看見很濃厚的作者的主觀的色彩。到了如今，所謂普羅列搭利亞文學已經有人名之爲無產寫實文學或新寫實主義文學的時候，似乎對於在原有的客觀的寫實主義之外，再加上主觀的色彩而成爲新的寫實主義的文學時，這主觀也者，似乎是不成問題了的。何況在事實上，我是如上文說過一樣，是有意以普羅列搭利亞的意德沃羅基做出發點，以這種意德沃羅基觀察一切，衡量一切，我安得不特別的注重到主觀了呢？我安得不以普羅的意德沃羅基來解釋一切呢？

因爲上面的這兩層的關係，故事的進行的程

序，當然不能同純紀事一樣的富於文藝的意趣；換一句話說，便是因為上面所說的兩種原因，所以這本東西的態度是很不像小說，很缺少文學趣味。不過，在技巧上面的失敗，這是沒有法子。自然，文藝作品，根本是文藝，如果在技巧上不講究，第一便失了藝的意義。無論是文藝的精神，怎樣轉變，但文藝的形式方面的藝的條件，却是不可少的要素。只是我的技巧有限，不能盡量操縱，那是無可如何的。

馬戲班裏面的人物，不知太理想了沒有？因為我的本意是想解剖南洋的社會，而後再找出人物來的。換一句話說，若馬戲班裏的主人字東，我便不知道實際上有沒有這種人？尤其像那位駝背的老工友吉丹，我自己就不敢斷定世間上有這樣與死相近了，而却是老當益壯的老頭子？不過，根本的一句說話，我的目的，是不僅在這一點，所以理想化與否，我是不管他了。

馬戲班的全篇的故事，自然是我構造的，但其背境與其穿插，自然也有一大部分真實；不然，所謂整個的社會之解剖者，不會變成無所根據的東西了嗎？如果這本不健全的東西，能夠給予中國的讀者，對於南洋的社會，有一個粗淺的概念，給予南洋的讀者，以一些革命的指示時，那便算沒有辜負了紙張與印刷了。

一九二九，六，六夜。

